

848
257
2

吟 上 塞

著 泉 咏 林



3 0663 0522 2

行 印 社 版 出 書



月 九 年 二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小

A389692

目次

拔劍	一
商業的列車	三
紅葉	五
過清園	八
靜耕	一〇
瀛海老人	一三
戰士與蔓草	一五
秋晨	一七
塞上吟	一九
敬居者	二三

目次

二

沙漠與駝鈴	二六
憶遼東	三〇
鴨兒河	三五
山谷的懷念	四〇
夜登復興關	四五
路	四八
芭蕉	五六
送一位空軍門士	六〇
豐年雨	六四
江邊	七三
月夜	八四
雨聲	九四
秋	一〇一
寂寞	一〇五
沈溺的來臨	一二二

拔劍

飄來南海岸的仲夏風
棕櫚樹搖起翩翩扇子
紅榴染遍綠茵了。

雲，結成天邊的一朵朵……
遊子便有半天懷想
故園在雲的邊沿嗎？

呵，祇有確火的記憶了
但異鄉也非安息所

這上吟

拔劍

三

乃拔劍向雲霧躍起。

二十七年夏在長沙聖經學校

南來的列車

清慶

南來的列車

蒞止在寨門前的小站上

幾樹潔白的梨花

如揚巾揮手的送行人

又送送一批北上的戰士了。

笛聲

小紅旗

他們在列車中底遠征者

塞上吟

南來的列車

舉起冰冷的手

離開這兒的梨花

劉魯豫大平原

同寇仇

無取血花了。

四

二十七年夏在長沙

紅葉

又劉看紅葉的時候了

看飄零的季節，潤醉的季節

但我怕那過分的凋謝呵！

聽說現在已披滿山肩了

我真盼待那紅過

春天紅花的日子

願年年不負秋天

我將同紅樹共披紅裝呢。

忽劉在瀋陽的

寒 上 吟

紅葉

那昭隱境上呵！

在北平的，

那風搖在西山之巔的；

還有在去年正停着

新車新馬於樓霞之麓的；

那些愛秋的人

——愛秋的红裳伴侶

不正數說着：「紅葉年年……」

默向年年的西風起後

那絲插在東籬邊的

爭紅的紅枝紅葉嗎？

我是棲居在巖麓之麓的

在綠未紅時，我曾

攀倚過那葱鬱的山頭；

在秋正熟時我走了

我知道那在瀋陽，北平，南京，

許多讀愛秋天的

都隨紅葉共飄零了

而我也在夜深大火中

——那是比紅葉更紅的

帶走了一顆血紅的心

二十七年冬在桂林

過潼關

過潼關

是夜車過去了嗎？

載着戰士

——荷槍小眠的戰士。

風從河邊吹來，

從大野中吹來，

好亂撲車窗的柳絮呵

莫疑是漫天飛雪

戰士已整就輕裝。

那如白帶的是黃河。

對岸便是敵人。

趁今夜好月色

趁楊花迷濛了海盜底眼睛

聽聽遠遠的槍聲起

明天有捷報傳來。

二十八年初夏在酉京

春 耕

春耕

耕田人是與春風作伴地，
而春雨却是他
最體貼的愛侶。

正當這三月，這撒灑着
春之濃情之夜啊！

桃杏在庭園綻發着春光
柔柳在郊野張佈着春色
而更有天上的露液

——那滴向處處的瓊漿啊！
還有夜雨，夜雨是

最愛戲踏耕田人的

圓而草更茂了

禾黍更葱籠了

在微晨，門前的高柳上

鳴着第一聲黃鸝的時候，

耕田人香甜夢醒了

——他是最熟悉春耕的呼喚

於是便走向碧綠的田野

走向笑貌的春風中

在雄健地耕牛的步伐裏

他迎來朝陽了，迎來光明了

田野交織起羣鳥的歌聲

塞上吟

春 耕

一二

壠頭遊搖着娉婷的柳影。

二十八年春在臨洮

流浪老人

抱守六十餘歲的家園

如今在炮火中離去了，

但離不了的是迷離的記憶，

是歸山與海的蒼圖，

那魔鬼般的東方海盜呵！

牠們是慣用紅色殺人的

用血口吞蝕了壯年兒女

但也用紅章旗標示了彌天的罪孽

牠們是專向美麗向善良縱火……

想家園！那藏着月海底幽夜的

流浪老人

那照着月望底月明的

那開春花鋪秋葉的堦前院落……

都被烈焰焚化了

被那縱火者的魔手攪毀了

在被仇恨所浸染的白髮上

被憂患所烙鐫的額紋上

老年人顛連的影子

摺映在祖國底城市鄉村裏

也摺映在出征戰士底記憶中。

戰士與蔓草

於今我又把晤到遠塞的秋風

你莫說秋風冷冽呵

試想凋零後的季節

——那十二月的嚴冬

戰士在白花飛舞中。

於今我又趨步到秋日底園林

你要說曲徑太荒蕪嗎？

但戰地却正沉愛多蔓的蓬草

當敵寇誤入我草黃色的陣營中

戰士與蔓草

我見歌戰士如畫披著花葉衣裳。

一六

二十八年秋在臨洮

秋晨

昨夜秋神入我夢

她說東山綠樹著紅裝

她說胭脂抹在秋楓上，

而今晨便有秋風候我

用纖指在窗櫺上問早安

用柔手向我攙扶

但我說：我還年青，我還健壯

我踏起輕捷的足步

像御清風，駕白雲

她却拋落在襟邊在耳後。

秋 風

一八

在鄉路，籬上晶瑩鋪起白色

我未辨是夜露抑是晨霜

而秋風使多嘴的告訴我：

那是玉珠，那在恭送你底玉趾

在面前正迎來一縷白霧

霧後隱着一片紅霞

她又說：已來到秋底海岸

已臨近燦爛的秋園

但我正要問：

秋晨就是這樣嗎？

他却轉身說：明天再見。

二十八年秋在臨潞

塞上吟

——塞外故事追憶之一

如多雨多霧的江南

塞外底風沙，成天成夜的飛走着。

塞外人習以爲常的

沐浴在風沙裏

生活在風沙裏，

旅行塞外的遠方人

同樣以風沙塗面

以灰色的面孔相顧而笑。

靈土 四

天外底風沙如濃霧

不時以其呼呼的聲響。

陽奏着「深底世界」的音樂，

而有時似在做着遊戲

扭成一條長長的腰身

頂天立地的直豎在沙面

移轉在沙面。

白色的羊羣，成片的

鋪綴在沙的灰輻上

遠來的駝駱如縫衣

穿成一條長線走來了。

而換着陰涼的白雪

正以其一幅幅的暗影

鋪放在白色的沙幔裏

溶溶在白色的沙波裏

黃色的河流，濕存地，慰貼地

橫臥在沙之低處

由於柔水的潤濕

沙漠也生着草樹了

沙鳥在草樹的枝葉裏飛竄着

在明闊的長空裏迴舞着

有時鳴着疎落的琴韻般的

塞上吟

133

「jar jar……」之聲

似在喚着牠們的伴侶

沙漠漸有人烟了

有着樸素的園林與家屋

有着模糊的車跡

旅行人如浮海而來

如呼吸着另一個世界的氣息

今夜住宿在沙海底孤島上

住宿在沙漠底綠洲上。

三十一年冬在重慶

牧馬者

——塞外故事追憶之二

秋天是牧馬的好季節

塞外底馬羣，便開始

在草原上踴躍。

牧馬者

——六歲的娃娃子（註）

比江南牧牛者更幼小

用綠色的綢絨繩

將紅色的小頭巾

塞上吟

牧馬者

果在稍黃色的髮辮上
如雲鬚般立半背。

騎一匹赤色的大馬馬

迎秋風，像

飄點在遠山上的紅葉

這小騎士

是幾十匹幾百匹

駿馬的指揮者，

在烏拉山麓

後套的大平原上

他迎着朝陽放馬而出

他曳着晚霞擁馬而歸。

(註)西北土語卽小孩之意

三十年夏在貴州花溪

塞上吟

二五

沙漠與駝鈴

——塞外故事追憶之三

沙漠是常有着風暴的

因為風可以任性地無阻攔地

與白沙飛舞，而籠成沙之霧

而築成沙山沙崗

於是有埋覆旅客的故事了

有葬身沙海的驚人消息。

沙漠上也有船行，而駱駝隊

一部其形地遠行者的行列呵

便成最平安的乘載

牠們慣生活在沙漠中

牠們經年累月地

昂首向遠方向天際

在大漠中，大漠底遠處

像海和天，沙漠與白雲相接。

而沙之窩積與沙之圓阜

也如海浪般起伏着。

有時從遙遠的鈴聲中

知道船來了，成串的船來了

那是進出於沙窩沙阜的

塞上吟

沙漠與駝鈴

如海船顛簸在海浪裏。

沙漠是無季節低顏色地

無春之草花，夏之綠樹，秋之紅葉

終古似地度着冬天

而冬天又覆起

白皚皚的白雪了

冬天是沙漠表現最成功的季節

昂首向蒼天問天

清靜的鈴聲呵

沙漠中正需要你

你仿原拾沙漠裏春天了

你帶來色和香的季節

而旅人也便有着溫馨的夢。

三十年夏在貴州花溪

靜上片

二

憶遼東

三〇

憶遼東

——故鄉追憶之一

南風

從祖國吹來的

飄過海

——那浩淼的渤海黃海呵！

更飄起無數航輪

那攜着江南春色的

江南已桃杏滿園了

而遼東

仍披着皚白的雪衣呢。

三十甲夏五貴限詳述、

日暮風靜後

蘆葦底農人靜了

他們記起嚴雨，薄明……

到田野上

——那無根的淺黃色的草原

翻出去年的鋤頭犁耙

翻起烏黑色的田壟

嗅着春天底新土香

四月

遼東的山野綠了

寧土吟

憶 遊 泉

在顧家

水聲河，滄子河兩岸
在晶潔的砂洲上

排起，行列的楊樹林

轟遙遠，田野裏的農歌

應合着幽谷內的雞鳴聲

答應了小溪邊的笛聲

五月的鄉村是最精幽的……

高粱，玉蜀黍的葉子

擊起清晨最純大的露珠。

從度着安閑的歸陽節後

黃河風暴

送個每個電燈了

天天

家家大門外的柳陽中

送來個廚邊小兒底體情

「九一八」

遼東人九年多的血債

七七八月間

漫野的青紗帳

有輕細的馬蹄聲

有驚怕的千頭聲

上 陸



他 遼東

是一度復仇了

每年，每月——

提牢了鎖樣的心。

圖

三十九年十月

鴨兒河

——故鄉追憶之二

鴨兒河

——故鄉城垣的南邊河

如一條白色的帶子

靜靜在平漫的原野裏。

鴨兒河是最宜於長夏的
最使涉水人深切地感到
水質溫柔，沙底細膩
而涉水人便依戀地

上 吟

嬰兒河

游泳在水流中

遊戲在沙灘上。

當傾降着長夏的暴雨時候

嬰兒河底水面

浮起潤白色的泡沫

從而在上流，那發自由奔的

海嘯般鐮豆浪，挾着

碩大的樹木和牲畜

向下流潮腐而毒騰

而渡口的兩岸

河水環抱着林林的屋宇

河水泛濫到原野裏

而原野成爲廣闊的湖澤了，

湖面上有剪形的燕子穿飛

——她們交織着溫情的長夏夢

有大眼睛的紅樓嬌娘

翩跹着晶樣的翼翅

而這明淨地湖水的面龐

正多情地伸向碧藍色的天宇

做着最親密的默語。

在毗鄰，兩岸的村落裏人

坐 上 吟

鴨兒河

三六

有許多愛水戲水的年輕人

他們成羣地集攏

在河岸觀河漲

他們沉陷於英雄之夢裏

而對這巨流，他們會賭賽地游過去

他們說：「這叫跨海征東」

於是人與巨浪的搏鬥開始了

岸上的喝采聲沸騰了。

我最愛長林落日的風景畫

最愛穿行長林中的細砂路

而鴨兒河的兩岸，是常

搖曳着楊柳底豐姿地

常在夕陽的斜照中

反射出水上如鏡的波光

投下林中濃綠的葉影

已十餘年不涉沅那河邊

不佇足觀河漲了

在夢中，故鄉底河海是多風多浪的

而瞻兒河，仍寧靜地

流向那平漫的田野嗎？

三十年夏在貴州花溪

山谷的懷念

山谷的懷念

——故鄉追憶之三

我是生長在山谷的

山谷是那樣的寧靜地

款待我底童年

那樣慈祥地

哺育我底童年；

我底家屋靜靜地坐落在谷之底

而谷中羣鳥的鳴聲

谷中溪流的細語

谷中離花野草的招展

谷內黑漫漫的松海

谷內的苔蘚

谷內奇特的巖石

都與我終日厮混着

靜午的伴着

山谷是我底家庭啊

山谷是我童年底旅館

在深山的懷抱中

在翠嶺的羅列裏

纏繞着頑皮的山牆

我想起，我有着最清幽的記憶啊

寧止吟

山谷的懷念

我曾共着多少天真的夥伴

——那相等的年齡的孩子

青春之晨，秋之夜

炎夏納涼涼風寒冬

飄白花的時候，我們

從山頂狹窄的斜坡裏躍出來

帶着谷底的路的回

帶着山勢的自然迴折

我們忘形地跑着跳着

我們願唱起最熟諳的山歌

而谷中也有着同樣的回聲了

山谷也在走着生靈的步伐呵

山谷也在呼喚着年輕的歌喉呵

山谷與我們有同情的應合

山谷與我度着同樣的童年

山谷和我離別太久了

而童年也滑與我遠出繁羣的長線

我豈愛麼懷念山谷呵

我豈愛麼我底童年呵

我可能再走向十年前的旅路

用這漸多的歲月所贈給我底額紋

還有我童年跳跳的夢

還有我那捕魚的日子

寒 上 吟

山谷的懷念

四二

打鳥的日子，以及各

牧牛在春天的山溪裏

爾後採蕨的生活！

爾那些年輕的夥伴呢？

他們已在度着壯年的量年了呵！

他們仍舊整天整夜地

隱居着山谷，隱和着山谷。

山谷是永遠年輕的呵！

三十年八月在重慶南溫泉

夜登復興關

富多步次的黃昏

我從開籠歸來

我悄然如幽靈般

怕驚動靜的夜色

但心却疾馳了

而脚也隨之加速

在茂密藏幽的山谷中

我邁起最闊長的步伍

一步跨一層石級

我在走着愉快之路啊

郭沫若

夜登徑與蘭

我默念着：

「我上復與蘭」

我走向復與路

於是，更勇敢而邁進了

我仍聞我暢明的心扉

聽路側羣花底密語

路樹羣鳥底低鳴

而我便有着節奏的步度了

當踏臨最高的一層石級

當我昂首躍雄關

我真有着「勝利」的矜示

我展放我從未有過的豪情

真挺立像英雄的雄姿

向關下憑望，向遠處眺望

我又在詫異驚讀了

我忘記置身在我戰鬥的大鄉鎮，

我不辨地與天間的燈火與繁星

我將我倔強的心

和貪望的眼色

投向禪爐中

投向光明中

三十年初夏於重慶興復關

路

路

路

天空底路是無形迹的

海心底路是無形迹的

山說有也只是片刻的紋痕

而地上却拖着一條條歷史的長綫

沒有人知道那每一條降生的年代

沒有人清晰那每一條興亡盛衰史

因為還沒有人確證人類降生於何時

——在有人類歷史前不早就有人類了嗎？

穴居人在草創生澤

穴居人是無暇築路的

在草莽中，森林中

一切原始蠻荒的地方

用他們逐漸的創作與發明

與鳥獸做生存的殊死戰，而路上

——那因為鬥爭所踩成的路底輪廓

便混雜着掌形的，蹄形的，爪形的

各種足趾底形跡

路是模糊而零亂啊。

由於多數人所踐踏出來的

由於人與人往還的開始

和人類社會組織之日漸嚴密

路便有看顯著的形體了

有着顯著的集結

有着更遙遠的展引

路之負荷因而繁重

人與路便發生更親切的關連

今天，在海上有如梭的船行

劃起航路，在空中

有鐵鳥循着方向針的指向飛翔

而陸上，則道路如網，公路如羅

你看那新出版的圖啊

那每一條表示天空際、地面的，海上的，

以及那無形的隱藏在各種空間的（註）

各種色的彩線與彩線的銜接，

各種樣的彩線與彩線的交錯

路是倚滯於鄉村了，城市了……

佈滿於每個空間每個角落。

在中國，北方四月的鄉村路

是撒落着柳絮、楊柳榆錢的；

而五月，有江南底榴花紫

那如少女底紅裳的；

塞上吟

有遼東楊槐路

那一種種吐着濃香的小白花的；

當秋來後，到處

飄着秋風中的丹桂香

秋之路面鋪上紅葉

秋之路側列滿黃花

秋路是展寬繁華的

到冬天，北方底大野

覆起一大片白皚

冬之路便常在隱隱，常在休息

北方底冬路溫習着原始夢。

今天，中國底大後方

有成千成萬隻揮動鉅額的手臂

開築那從溫帶到寒帶

從長綠的南方到沙漠的北方

一條條縱橫的綿長的公路

公路上成天成夜的

飛轉着成串的車

飛馳着各種載重的大卡車

各種軍用的三輪車，二輪車

以及各式樣的唐克

中國底資源是無窮盡的啊

中國底戰鬥力是無窮盡的啊。

在前線，築路者是戰士

築路者是戰士

坦平的大路變成湖沼油壩

敵人底戰車被坑陷了

敵人底戰馬被阻止了

在山林中，在山嶺中

在每一塊開地的周圍中

都藏匿着，迴響着破壞路之障礙路

無數的壕和上青天的高小徑

而我們底戰士却敲着輕捷一

從熟諳的路之網裏，路之陣裏

神田鬼沒地在敵人底翼側，
敵人底後方，奇突地襲擊着
驍勇地進攻着，而敵人
則被困於中國之路了。

中國有着後方的平坦的運輸之路呵
中國有着前線的崎嶇的戰鬥之路呵。

三十年七月於重慶

芭蕉

芭蕉

(一)

幼小的芭蕉，最初

用她翡翠的長筆

向蒼空描畫

然後張開一大片一大片紙質

讓雨滴着雨夜的相思

讓雨之筆瀟灑着雨天的旅人底心。

(二)

壯年的芭蕉如羣集的蜻蜓

也如閃爍的蝴蝶

於是在傷山的家屋邊

在安寧的院落裏

細紛披於暖陽中的花枝

綠色的大蜻蜓大蝴蝶

多思多幻似地向微風款舞了

(三)

渡海人常有海底夢

芭蕉會浮海嗎？

我真想乘一葉綠色的帆船

向浩淼地海底遠處飄蕩去。

(四)

你好長的手掌啊

上吟

芭蕉

五八

好長的眉脈啊

你在向誰招呼嗎？

(五)

愛綠的人會走向你的腳邊

愛眉的人會走向你的

(六)

她來了，你認識她嗎？

她的皺紋如濃綠

她是多麼了解，而愛綠啊

(七)

你看，她緩步着更停止了

在綠之陰裏，綠之影裏

披着綠綢繡之幽涼

做着綠蜻蜓的侶夢

她倦戀於綠之濃籠中了

三十一年四月在小溫泉

塞上吟

五九

送一位空軍戰士

當紫金色的陽光，馳射

在小窗上的時候，

當羣蜂羣蛾，飛向

三月晨萬花林的時候；

你便與你久居的地方離去了

如蜂蝶迎着黎明而飛

你却迎着活潑的春風

飛向天上去。

去吧，安詳而勇敢地飛去吧！

把人間多少寶貴的感觸

歌佈到天空去！

把人間多少美妙的歌聲

傳播到天空去！

也把春天許多的溫情與愛戀

轉贈給天空底飛鳥昆蟲去。

爲了祖國，爲了把

真理與正義的旗幟

永遠在自由之風裏飄揚

你眞要牢記我們的屈辱

我們數十年來受難的日子呵！

送一位空軍騎士

六二

也時時會映現於你眼簾的
要掀起你回憶之門簾的

一幅幅血肉屍骨的圖繪

「血債，血償，海樣的血償呵」

所以當你振翼飛起的時候

當朝陽之光，閃爍在你

銀灰色翹翅之上的時候

你將會感應到多少

地面底人羣在默呼你

多少熱情的氣流祝福你

多少辛酸歡快之淚

笑向著你，笑向著你。

因而你真要壯健着

永遠地壯健着，用你

不可思議的神力，啄食那

殘暴地常常降禍於我們

塗着紅圓球徽誌的梟鳥

而使我們底天空得到安寧；

使我們的地面得到護衛；

使我們萬千英勇的陸上鬥士

在你長翼的蔽覆下

打回老家去

塞 上 吟

三十一年三月於重慶

（三）

豐年雨

陽光將溫暖將熱分贈給生物

生物則酬答以水波

以生命之漿醴

但陽光却如一尾巨魚

纏有着海樣的渴腸呵

常多少日無雲無雨的時候

陽光如久餓遇乳的嬰孩

以其火熱的口舌

向地面吮吸着

河流乾涸了，池塘乾涸了

山林吹着剛人的熱

間或鳴着無力氣呼救似

鳥雀嘶啞的歌喉

在田園，一大羣一大羣的穀物

與花花草草

都焦枯了，萎謝了

如待死神之收拾

而多智的人羣

也只有在煩躁的揮汗中

向天空仰望着

向無涯際的澄碧中所驕

在這些可憐的心與

塞 上 吟

豐年雨

澈切的眼神裏

真會對一瓣瓣遠來的雲朵歡呼

向那遊蕩的帶着渾黑色

一片片的雲翳祝福啊。

傍晚，魔鬼似的山風

到處奔跑着，呼嘯着

毫無顧忌地

摔打着樹葉與窗扉。

而當牠踉蹌跑去後

大粒的雨滴，便激情地

斜斜着長長的聲身

從遠山上飄來了

在屋瓦上迸濺着錯綜繁複

白色的霧般的雨屑。

而一串串的雨流

從間隙相等的屋檐上

垂成一排排整齊的銀鍊

到處響着嘩嘩之聲

到處的花草與樹葉

都似在愜悅地

搖搖着，翻點着

度其涼爽地淋漓的歡愉。

豐年雨

用流和小蛇

蜿蜒地，迅速地

躍向肥翠的地隙裏

地隙被貯滿了

後來的水流，便擁擠地

張惶地，轉回身來向

另一些低窪的地方逃竄着

而匯成一條條大大小小的溪流

如一隊隊敲打着

小鼓似的兒童羣

歡天喜地的，從

山谷裏跳躍出來



從怪峭的灘石上跨越過來

推擁着許多許多積穢

許多由於家家戶戶傾吐的

生活底渣滓

奔向大河去。

狂情的暴雨去後

繼以柔情的細雨

如絲的雨滴，均勻地

撒落在平靜的水面上

撒落在一方塊一方塊

玻璃般的稻田中

塞 上 吟

豐年雨

點畫起瞬息幻滅的

小圓柱，小圓圈

而遠遠近近地，奏起

如蛩鳴秋蛩

噤噤噤的音樂。

戴着斗笠的插秧人

如立水的鷺鷥

裸露着兩條長長的

棕黑色的腿股

散插在清水的秧田

屈着背，如簪花

簪豎起一行行一揚揚

無數美髮似的秧苗

而順口唱起最稱意的秧歌。

歌聲混入雨聲裏

插秧人忘記雨還在落着

忘記微風挾着細雨

挾着陣陣輕寒

掠過腰身，掠過水面

插秧人底心是在田野的

插秧人適意的歌聲

最是描寫豐年的。

豐年雨

七二

雨斜灑在家屋的窗紙上

一個愛國的青年

在寫給他遠地的友人信上說：

「——我真愛聽這風聲雨聲

我在望風望雨望豐年啊！」

三十一年五月在南泉政校

江邊

當我第一次會見江的時候
便被江上底友情挽住。

而奔騰不息的江流

對我那新入伍的小兵

竟以和善的殷勤的江風等候

和不停的浪濤的音樂迎接

因而我便趁着許多假期

許多次當採買的時候

獨自地默默地跑到江邊

沿着江堤向江上張望着

塵上吟

江 邊

扶着堤欄向對岸矚望着

我底心緒是那樣的歉折

那樣愉悅呵！

不由的我嬉戲地幼童底靈魂

便飛也似地馳落在漁舟中

跳躍在漁網裏，和守候

在那垂垂的釣絲上

而信口唱起漁光曲

我在做着江上夢呵。

我常用我好奇的眸子

凝睇那停泊在江心的

海上羣島似的軍艦；

望着那島上穿着

潔羽般制服的官兵；

當他們列隊教練的時候

當他們警戒大似地

警伺在砲身的周圍

再散開而迅速地各司其事地

實施羣砲演射的時候

江上底白鷗，正天真的

向他們憑視着，而

做着曼妙的圓舞。

我是多麼歡快而神往呵！

塞 上 吟

江 邊

而當我底目光投射在

那艦尾的旗徽上

我又有着狂情激情了：

「祖國底旗子，祖國底艦隊呵！」

今天，我走近這傍山的江邊

江邊也如此繁華多聲呵

江上更如此活潑多姿呵

而我這久居山谷的旅人

正想旅居在江岸

正欲一敘江上的別情

江岸可有棲居嗎？

可有那宣於慾望的住所嗎？

江邊常排着拉網的行列

如江水終古長流

他們早在稱述在古代的史頁中了

他們習用合唱的歌聲

與江上底蓬風相呼應；

他們更把模稜的影子

永恆地描繪在波光裏，

描繪在沙灘上，

描繪在一大幅的江天圖畫中。

而畫幅是如此

繫 上 吟

江 邊

諧和，如此勻稱
畫中人艱辛的生活
是如此有聲有色呵！

白帆如展翅的蝴蝶
飄點在江底潔廣上
而扯起習習的江風。

江風也偎倚在白帆底懷中

江風與白帆做伴了

暑天的舟人，坐在

白帆底蔭影裏

如暑天的院落，情侶們

倚傍在芭蕉之陰裏

江上是多麼風涼又幽涼阿

江帆是多麼溫良更慈祥阿

而舟子是否也陷於悠然之靜中

如伊侶於芭蕉之陰裏

低談着溫情的細語？

江輪如後殼穿滑在江上

掀起髮簪似的白烟

在江上交織線繞着。

而江岸又不斷地

如小牛底鳴聲

陽 上 片

江船向碼頭報到了。

江輪是如此辛勞地

搬運着人羣

搬運着貨物

更搬運着離別的愁緒

聚會的歡情呵！

沿着江岸的沙灘

如魚般手撫洗過

沙灘是如此潔潤呵！

而年輕的綿軟的水底衣襟

就是那綢緞似地

返身在江岸

無間晝夜地與纖細的泥沙
磨叨着，拉扯着。

在沙濱，如在荒海之濱

許多許多的足痕

似真似幻地羅列着

那將使人聯想些什麼呢？

使人懷念些什麼呢？

我真想把那無盡的

江灘上的熱情；

灑佈在無盡的江天裏

海上吟

不管我坐臥在沙灘上

不管我獨居在江樓上

都要用我不休停的眼色

和天真地愛戀的靈魂

向每一隻江輪呼喚，

向每一片白帆招手，

向每一羣拉纜者遙語：

我要做舟中的旅客啊！

我要做船上的水手呵！

我要拉起一條長纜呵！

我是多麼愛戀那舟中的旅情

那帆下的江夢

那一致地合唱的歌聲

那整齊更壯健的步伐啊！

三十年十月在重慶

塞上吟

八三

月 夜

月夜

從重重蔭堂白楊小葉隙穿過來的；

從一大張一大張

梧桐手掌的邊沿跨過來的；

從零零亂亂

橘樹叢中溜過來的；

你溫良而靜默的月魄啊

每當你照耀到人間

每當你燃起天上底燈火

朝仰着月，月動務的時候

夜是如此幽閒

大地是如此可愛呵！

你把成羣成片的光輝

鋪放在碩大而寬闊的形體上

你也把零碎的彩澤

點綴在斑斕的樹葉上

如朝陽之光，夕陽之光

融正在海邊的石片貝壳上一樣。

而夜行的旅人，夜襲的戰士

更對你做無窮盡的感嘆！

你是永不會說

人間底暴力所撓渴。

主人間可有過撲滅！

海上吟

月 夜

夜之光明的暴徒嗎？

你永遠在燭照着真理

燭照着自由，更燭照着

那爲爭取真理與自由的鬥士們的

撲滅暴力的進軍路阿。

夜深了

你久久撲在我面頰上的光輝

使我感到清冷，使我受到

過分清新，美麗的眩惑

我要遙關你那明潔的瞳子

我與悄悄地睡去呵！

於是我便提起我寒涼的椅子

敲進那夜夜收容我底疲倦的小屋

更輕微而經心地闌上那

鑲着不清晰的夜色的屋門

而我便與你隔絕了

你是被擯棄在門外

你再不能面對我了

再不能在地上在牆上

描畫我底影子？剪裁我底影子了

你是時常那樣目不轉睛地窺看我

如多情地你看你底愛者一樣

時常如痴癡般畫着黑色圖畫呵

但你是否受了驚嚇？

當你追隨我底腳步

正欲跨過我底門檻時

你是意外地碰在門板上吧？

不過，你仍是想盡方法

在各處窺覷我，偷視着我

你也能在一小縫的門縫

或一塊窗紙的小孔內窺進來

如一條銀鏈般

直穿至我底床腳

你在看我入夢嗎？

你會否也替我夢着

我所夢的翅力

我所夢的人？

你是那樣頹然靜地

倚伏在戲院門臉上，我盾鎗格上

更強臥在一張繁張似的院中

一層層不絕的增前阿。

同樣，鳥雀也帶夢去

帶着夢去

趁着你如明燈如白雲的清輝

牠們漸漸地放下琴絃

逐漸地閉起歌喉

上 吟

月 夜

九〇

歸向多半是團圓的，和樂的巢室去。

此刻，你真該感到孤寂吧？

感到這太沉靜就是

太寂寞太淒涼吧？

有的，只是清冷的颼風

吹拂着你，你那

最輕微被紗似的光輝呵！

有的，只是你周遭的羣星更密集了

如教徒們集向傳教者的周圍

歸聽你講述春天底故事嗎？

人間底故事嗎？

天阿底波光更明麼？

大大小小的星眸在東張西望着，

天上有着不清晰的白色

天上有點繁亂了呵

而一串串的流星，也如

穿梭般，火箭般地交射着

這是否也在演着戰亂呢？

演着由於暴力地不合理的糾紛呢？

天上會有戰亂嗎？

有如人間悲慘的故事嗎？

如果，真使我這夜深對月的旅人

更要作昇空戰亂的征人了。

但這又絕不是的

塞上吟

月 夜

這是天上的元宵
天上的繁華佳節啊！

我似已睡去了

但請你告訴我：

多麼 千里萬里外

望月懷鄉，對月懷人的人
也都睡去了嗎？

當入寂寂夜也寂寂的時候

你是否真如人間的傳說

你會化做一個安祥

你是那樣輕悄地

披着皎潔的夜衣

緩步在大地，緩步在

無際的院落呢？

聽當第一片的晨風吹來

當你記許多幸福和安寧

披瀝到寒窗戶戶

披瀝到每一張睡榻上時

睡夢着最有最愉悅的夢吧？

流浪人深深地感到月夜底清涼

流浪人是想歸愛月夜

流浪人在祈禱夜夜月明呵！

寒 上 吟

三十二年七月在小溫泉

沈 吟

雨聲

是落雨了嗎？

呵，我久不聞雨聲了。

好熟諗的聲音呵！

但又好新鮮的聲音呵！

黎明了

但屋內仍有着暗色

這便是與我久別的

雨天的光色嗎？

我仍靜靜地躺在床上

飄飄地側耳而聽着：

呵，是雨聲，是

最細屑幾乎不成形的

披瀝的雨聲吧？

是濛濛地密密地，一排一排

萬千微雨的纖指，在彈奏着

最低音的古琴吧？

那「嗒，嗒，嗒……」

又像在細語着的

是雨後降臨到人間

幽 上 吟

是她在夢着她極大的
‘窮人’的故事嗎？

悲哀地靜着

小房也似地傾聽着

我未盡的說

連詞句都未敢？

我與你因為我感觸

我這算伍中的腳步聲

你猶如人間的佳氣：

溪畔台使她以着那輕細地

隱隱隱隱的紗裙

雖然面去阿！

真如一條可怕的鐵鏈

扣繫在我底頸項上

我一直在祈禱着

用我最大的誠摯

與希望祈禱着！

我底靈魂被雨聲攪引去

被激情的，狂情的

雨天底情景召邀去了

我無力使它歸還

我底心的主宰者，它在

塵土上吟

嘆息着，嘆息着……

我不能聽到那

窗外的聲音再輕細了！

那或竟是聽不到了，沒有了呵！

真是給我以失望了

當我再聽不到那

一絲絲二滴滴的音響時

我確在悲痛而憤怒了

於是我忿然毫不顧忌地走出去

看到那稀薄的

陣落如紗的雲層

我又焦灼地預感到

炎陽的脅迫了

我乃陷於絕望的古井裏

我仍要苦難地生活在這枯燥地

無感情的人間呵！

究竟雨又落下了

是雨后從別個地方繞轉來嗎？

是她也如人們因為乾燥的抑鬱

來找尋溫淚的地方嗎？

雨漸漸大了

上
吟

雨聲也漸大了

那聲聲……

挾着寒意，挾着飄飄的秋風

我喜慰地默念着：

「這正是雨天底蕭瀟呵！」

三十一年七月在南泉

秋

(一)

蕭索帶風颯過夏末的長空
飄掠在我庭額角上時
我感測秋天到了。

(四二)

有人把秋天比做人底年齡的衰者
比做呻吟的患者

因而便有人在做着秋天的歎息
而背殺蕭條的字樣
便洒佈在秋感詩章裏

上 吟

秋

(三)

秋天如一身淡雅的衣裳

秋天底園林是靜悄悄地

而人們底心情也有時如秋水般

靜靜地靜靜地呵。

(四)

窗外落着秋雨呵

落着一絲絲使人

抖着寒噤的雨髮

而那濕浸浸的氣流

又不時以其冷手翻弄着門簾

秋涼是一縷縷地鑽進來了呵

(五)

秋天是一個政治修明的國度

以其長帶似的秋風

掃除了炎夏底污穢

掃除了許多零亂與荒蕪

你看：那是多麼靜曠的田野呵

多麼整潔的市街呵

(六)

碧綠的波光粼

碧色的長空和廟殿裏中

遠處的漁舟地搖蕩

飄浮在江上，柳

寒上吟

二十一年九月廿四日

秋

飄浮在天上與？

三〇

秋天是最最沉默的

默念着：『Silence is Gold』

我愛秋天（六）

三十一年九月在復興園

寂寞

當我厭倦於紛囂的人語

厭憎於繁雜市聲的時候

我是渴望着一個寂靜的所在

一座多年無香火

古寺般的所在啊！

如今，我却被寂寞所苦了

我底心頭被懸在半空中

時刻在焦灼地搖蕩着

當我走入無聲的院落！

卷上 吟

當我步入無人的房間；

當我關視在空寥的山崗上時；

我真在不安地走來走去呵

我底目光悽惶了

我被囚禁在無人理會的空間

即使放膽向四周

詢叫一聲，或狂喊一聲

都沒有誰回答我

如投草葉於浩瀚的狂流中

聲去了，遊去了

忘情地，毫不回顧地逝去了！

這種不理會的希落

對我是太冷淡更冷酷了

哦，寂寞：你會結成網嗎？

會用無反應來隔絕一切？

會如真空般使人窒息嗎？

或是你爲寂寞之羣神

如廟殿裏塑立着底

牛頭馬面裂眦怒目向我嗎？

我是有點胆寒了

我怕這陰森，這冷落

我被你們包圍了。

塞上吟

露 冥

即使是深夜，也常被

無聲所攪亂

我底睡眠不安定了

因為長期間悶

竟長期如在睡眠中

長期如在未睡中

我是分不清

睡熟與醒覺的界限

而我底夢之圖裏

也非常寥落荒蕪

我是那樣孤獨地

靜臥在夢中

徘徊在夢中呵！

僧又是雨天

寂寞的地方更寂寞了

我怕寂寞得使我蛻化

我怕寂寞之風捲走我

葬我於寂寞的墳場裏

於是我也不管這漫天的風雨了

每個清晨都跑下山去

如突圍般衝向山去。

而寂寞便被我丟落了

我是奔向那人羣呵

塞上吟

寂 寞

我是歡天喜地一蹶一踴地
奔向那流動的和樂的人羣
那熙熙攘攘的市街呵！

一一〇

三十一年十月於復興園

光明的來臨

糾結呵，糾結呵！

灰色的，潮濕的，陰涼的霧

是那樣如一幅

無邊沿的幕幔

不露一點縫隙地，把

晴碧的天空遮蔽

真把悲愁之風，推擁到

每一所廣場，每一個角落

許久了，許久了

塞 上 吟

光明的來臨

大天是這樣漫天的烏雲覆着

天天是這樣多的暗色圍困着你

到處是陰森向着你

到底还是沉默向着你

這無言的眼色

這冷酷的，可怕的沉默

眞使人得不到

片刻安寧呵！

呵，畢竟你出來了！

那明晃晃圓鏡般的。

夏曆舊曆的雲散雨收

以其嚴烈的面顏

微笑向大地

陰濕得許久了的

待暖待光明的天地呵！

你美麗而明媚的陽光呵！

爲了你的來臨，爲了

你終要把光明照耀到人間

成千成萬人與陰惡搏鬥

與暴風雨搏鬥其間悲壯。

成行成萬冰藥無反顧地

用他們生命的全力；

塞 上 吟

光明的來臨

去呼喚你，拯救你，迎接你
也如今天你攜着微笑來臨
他們含笑戰鬥在戰場上。

我們歡呼吧

我們跳躍吧

我們快寫下讚頌的詩章吧！

我們都願放狂地

以極歡快的笑聲

極高亢的歌聲

生活在光明的照臨下！

戰死在光明的撫視下！

三十一年十二月在復興關

塞 上 吟

每冊實價國幣七元四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九月初版

著 者 林 喙 泉

印 行 者 國 民 圖 書 出 版 社

重慶江北任家花園廿六號

發 行 者 國 民 圖 書 出 版 社

社址：重慶江北香國寺
任家花園廿六號

總發行所：重慶保安路
一百七十號

